

《全室外集》版本小考

孙海桥 (西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 明初诗僧释宗泐著有《全室外集》，共十卷，收录释宗泐所作诗歌以及疏。现今最通行的版本为《四库全书》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认为四库底本为永乐刻本，实则为嘉靖补刻本。此外，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程通《贞白斋诗集》抄本，亦是抄自《全室外集》。笔者另将日本新发现的《全室藁》、永乐刻本、日本五山本、日本宽文本以及几种抄本加以分析，建立起了一个系统的《全室外集》版本源流，凸显出每个版本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且纠正了该书在流传、著录当中出现的若干错误。

关键词 全室外集 全室藁 贞白斋诗集

DOI: 10.13663/j.cnki.lj.2016.10.014

A Study of *Quanshi Waiji*'s Edition

Sun Haiqiao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10 volumes, collects poems and commentaries by Shi Zongle, a monk poe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 is in the *Siku Quanshu*, besides, there are Yongle block-printed edition, Japan Five Mountains version, Japan Kanbun version, and other several e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is still a supplemented carved edition in the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spreading of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Codex *Quanshi Gao*, newly discovered in Ryousokuin of Kennin-ji Temple, Japan, preserved an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e poems of Zongle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at of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latter is the revised edition of *Quanshi Gao*. Moreover, *Poetry Anthology of Zhenbaizhai*, collected in Taipei National Library, is also copied from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Through analysis among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such as Yongle edition, Jiajing supplemented carved edition, Four Treasures edition, Five Mountains version, Kanbun version, Fu Simian library reserves codex, and *Quanshi Gao* version, the author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edition origins of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aiming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each edition.

Key words *Com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Quanshi*, *Quanshi Gao*, *Poetry Anthology of Zhenbaizhai*

释宗泐，字季潭，号全室，为元代高僧释大欣之徒，明初著名诗僧，与释来复并称为明初禅林诗坛双璧，目前最通行的宗泐诗集为《全室外集》。

除《全室外集》外，宗泐尚有其他诗集。《四库全书总目》曰：“《千顷堂书目》载宗泐尚有《西游集》一卷，盖奉使求经时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其记载必有可观。今未见其本，存佚殆不可知矣。”^[1]^[475] 吴中藏书家陆澐《佳趣堂书目》著录《全室西游集》一部^[2]，可见该

书亦曾流传于世，只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未曾征集到该书，四库馆臣仅能根据《千顷堂书目》的著录知道宗泐曾著有该书。朱彝尊《明诗综》曰：“止庵读其《西游集》赋诗云，一字一寸珠，一言一尺玉。”^[3] 并且该书与《全室外集》关系非常密切。此外，宗泐另著有《清溪稿》，各书目皆未见著录，元人宋褰《送诗僧泐季潭江南》诗小字注“有《清溪稿》”^[4]，故疑该书为宗泐早年诗集，因当时宗泐诗作不能与晚年老成之作相比，故未能流传后世。

《全室外集》的版本不甚复杂,但是目前各图书馆对其著录多有错误之处。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笔者对其版本情况加以分析,梳理出该书的版本源流。

1 日本建仁寺两足院藏抄本

《全室藁》极为少见,甚至有可能是孤本。宫纪子的《幻の『全室藁』》一文对该书做了简略介绍,借此可一窥涯略。

永乐本《全室外集》前朱右序中透露了关于《全室藁》的信息:“兹获遇西湖之上,握手道旧,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藁》。若古诗、乐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读之累日不厌。”朱右与宗泐相见的时间为洪武三年^①,此时宗泐诗文集名为《全室藁》。笔者推测,因宗泐自号“全室”,加之此时仍在大量写作诗文,尚未将诗文集进行删定,故暂且将之命名为“全室藁”。

据宫纪子的描述,建仁寺两足院抄本《全室藁》的内容包括了古乐府、乐府、七言古诗、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绝句、六言七言绝句、七言律诗、西天纪行、五言绝句、序、题、记、疏。且《全室藁》收录诗歌多有不见于今本《全室外集》者,如《全室藁》乐府中原有《三台词》四首、《铜雀台》二首、《王昭君》、《杨柳枝词》五首,而《全室外集》中则仅存《三台词》二首、《铜雀台》一首、《杨柳枝词》三首^[5]。

《全室藁》当中诗歌远多于《全室外集》,宫纪子认为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与胡惟庸、蓝玉有关联的必须要删掉。笔者认为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宗泐一生写诗颇多,最后在做诗集定本的时候,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尚删除了自己不甚满意的诗作,《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宗泐诗作可资证明。

明成祖时期因编纂《永乐大典》曾向天下征书,皮藏于南京文渊阁,迁都后又将书籍移送至北京文渊阁,而《文渊阁书目》当中著录了“《僧全室藁》一部一册,完全”^{[6]138},另有“《泐季潭集》一部一册,阙”^{[6]139},“《全室外集》一部一册”^{[6]217}。因此可以说《永乐大典》所录宗泐诗文源自文渊阁所著录的这三本书。

在《永乐大典》的残卷中,《题木芙蓉》《偶作》二首、《无题》《古诗》二首、《赵本初听雪斋》《题宜兴王氏山斋》《题张天秩独冶斋图》《题青山仙馆图》《题红梅》《秋华咏》《王孙游》《题宋生双竹图》《寄俞处士》《寄舒仲宏》《南州藻禅师以苏东坡诗求题,遂用韵寄之》共17首不见于今本《全室外集》,疑即《全室藁》中诗作。《全室外集》卷四有《赋一曲亭送赵本初待制致仕归越》,但是却未收《赵本初听雪斋》,所以不能认为宗泐删诗仅仅出于政治目的。

建仁寺两足院的抄本《全室藁》可能是传抄自宗泐的未删稿,故而较多地保存了宗泐诗文集的原貌,而后来的《全室外集》是经过删定之后的诗集。笔者推测《全室藁》当中的“西天纪行”独立成书便应为《西游集》,故宗泐西行诗作便不再收入《全室外集》,并且此部分内容记载了释宗泐西行印度取经时的见闻,对于研究元末明初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陆上交通状况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钱谦益《列朝诗集》所引宗泐诗歌,《登灵鹫山》《抵鸡足山》《宜八里国王遣使至馆所慰问》《仲春宜八里国道中》《重到别里迦竹国旧馆》^[7]等诗明显为西行诗歌。钱氏富于藏书,且多稀见之书,其或曾有《全室藁》或《西游集》,故编选《列朝诗集》时加以引用。

① 《全室外集·卷四》中有《忆昔行赠朱伯贤还会稽》一诗,曰:“今春钱塘忽相见,君未全衰我犹健。探得囊中著述书,松斋晓日开新卷。君承明诏入史局,我亦奏对延和殿。秋深俱放还旧山,兼有赐金并赐燕。”明时南京皇宫未有延和殿,此为宋时殿名,宗泐借用而已。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二月乙丑)诏续修《元史》,时儒士欧阳佑等采摭故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祚为总裁。儒士赵坝、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同十四人同纂修。”同年秋七月,《元史》即成书,朱右即于此时乞归家乡。结合该诗内容来看,朱右、宗泐二人于洪武三年春相遇,“探得囊中著述书”,即指朱右序中所言“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藁》”一事。

2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清抄本《补刊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后有一条跋文，为嘉靖甲申年（即嘉靖三年，1524）吴性所作，对确定《全室外集》版本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吴性（生卒年不明），字定甫，为嘉靖十四年进士^①。

笔者当时全文手录吴性跋文，惜有数字难以辨识。吴氏跋语曰：“集凡九卷，惟诗暨疏，而续集一二附焉。永乐初元，其徒永祚入梓。”据此可知，在永乐初年，宗泐之徒永祚方将《全室外集》刊刻，当时版片应存于天界寺。后又曰：“住山前觉口德理进而请曰，此吾徒嗣法派之责也。先是版已流落他寺，理购得之，亦窃有志，而谢事以来，力莫之逮，乃因循至今耳。余闻而感焉，因以重修之役，谗之省中诸大夫，诸大夫僉曰然，遂令僧录道果、住持成霖遍访诸山旧本，募工补刊如干叶，始成完书。”据此数句，则是《全室外集》书版曾经流落到了其他寺院，天界寺僧人又购回，却已经残缺不全，僧人德理意图修补版片，却力有未逮。嘉靖三年，在吴性的活动之下，道果等人重新补刻了书版，故而前题“补刊”二字的刻本乃是嘉靖时期补刻本。

北京国图清抄本所抄录的应是四库全书底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首二卷为应制诗文及乐府、供佛、赞佛诸曲，三卷至八卷为古近体诗，九卷为疏及题跋。续集诗文合编，而诗文之间阙四页，其原数遂不可考。今所存者，凡诗三十六首，题跋十五篇。”^{[1]1479}根据提要的描述，四库底本有缺页，故而续集诗文难以确定原数^②。细数北京国图清抄本的续集，诗歌恰好三十六首，题跋亦是十五篇，与四库馆臣关于底本的记载相合，故清抄本的来源应是四库底本。此外，卷一《钦和御制大将征回朔漠空虚二首》，有“北边自古防骄虏，瀚海于今属大明”与“一朝白狄无遗种，千里黑松空旧林”这样的诗句，四库全书本作“北边自古存瓯脱，瀚海于今属大明”以及“一朝白草无秋牧，千里黑松空旧林”。且清抄本前有徐一夔、朱右、王达三人之序，后有吴性之跋，而四库全书本则只有徐一夔一人之序，无跋。两相对比，便知清抄本应是抄自四库底本，而

非四库全书本。

四库底本现存南京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明释宗泐撰，明永乐刻本〔四库底本〕，清丁丙跋”^[8]，书名编号为六七二二。该书原为丁丙善本书室所藏，丁丙亦认为此为永乐刊本。案《善本书室藏书志》：“此集第一卷皆钦和御制及应制之作，首题补刊二字，盖必有所讳而补编，以冠其端。二卷为乐府，赞佛乐章皆在焉，三卷五古，四卷七古，五卷五律，六卷七律，七卷七绝，八卷六言、五绝，九卷疏，十卷续集。前有徐一夔序云……朱右序云……王达善序云……卷端盖翰林院印，且多涂乙之笔，当为馆中底本也。”^[9]据丁丙的描述可知，四库底本的全称应当是《补刊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前有三序，故四库底本乃是嘉靖补刻本，而非如《善本书室藏书志》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的那样为永乐刻本。并且，上文已经述及，清抄本应是抄自底本，清抄本有吴性跋语，则底本也当有吴性跋语，此跋语为鉴定版本重要依据，只要过目一看，便知该书为嘉靖刻本。笔者赴南京图书馆查阅该书，书后并无跋语，疑丁丙收藏该书时书后跋语便已脱落，故而丁丙将其认定为永

① 清·李先荣撰，清·阮升基增修，清·宁楷等增纂，《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9册，卷八《人物·文苑》，页316。“吴性，字定甫，北葵里人，弱冠游郡庠，文名藉甚，后学多师事之，由选贡入胥学，领乡荐，徙居武进，故又称洗马桥。吴氏登嘉靖十四年进士，乞就教职，历官尚宝司丞。致仕家居，著《读礼备忘》二卷，其奉先之孝，教家之法，事事可矜式。”朱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页2521，“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三甲第一百四十九名为吴性。

② 四库馆臣经眼之时，四库底本已经是残卷，由《提要》所言“诗文之间阙四页”即可知。卞东波《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文献》（2013，5），页32，据四库馆臣所见四库底本为残卷，即言“故今本《全室外集》并非完本”，殊为不确，《提要》所言阙页者，乃是指底本，并非流传之《全室外集》皆阙页。

乐本。

3 《四库全书》本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用《全室外集》底本为安徽巡抚采进本,但是查《四库采进书目》,安徽省所进呈的书当中并无《全室外集》,进呈该书的为范氏天一阁以及江苏省。

《江苏省第一次书目》记载“全室集九卷续集一卷,明释宗泐著,二本”^{[10]29},《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记载“全室外集十卷,明释宗泐著,一本”^{[10]114},另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记载,“《全室外集》十卷,写本,明临海释宗泐撰”^{[10]298},因此,范氏天一阁所进呈之书为抄本,并非刻本,故四库底本应是江苏省所进呈,而非安徽省。

在《四库全书》的修书过程当中,由于清高宗实行的政治政策问题,大量的书籍被篡改,《全室外集》也未能幸免。如上文所述及,国图清抄本卷一《钦和御制大将征回朔漠空虚二首》中的“虏”和“狄”二字,在清代非常敏感,四库全书本便将诗句进行了改动。

并且写手在抄录过程当中,也有偷工减料的行为,造成《四库全书》与底本之间差别甚大。将国图清抄本与四库全书本对比,四库全书本前仅有徐一夔之序,无朱右与王达之序,并且续集卷中仅有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所提及的十五篇题跋则全无踪影,内容缺漏甚多。

自从《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之后,《四库全书》本便成为最通行易得之本,但是底本已是残卷,抄写时复又漏抄,故《四库全书》本绝对称不上善本,使用时应多加注意。

4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刻本

该书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笔者查阅后,发现书前无刊刻牌记,起首便是朱右、徐一夔、王达三人之序。该书共九卷,无续集,书前钤有“徐乃昌印”及“结一庐”印。“结一庐”为朱学勤藏书之处,查《结一庐书目》,曰:“《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计四本,明释宗泐撰,明永乐元年刊

本。”^[11]根据书目记载结合该书目前形态,则国图所藏永乐刻本乃是残卷,并非完帙。

在《全室外集·卷三》当中有一首《分题龙宫宝石送陈庭学之官成都》,诗下有数行小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为:“成都唐高僧智浩常诵《法华经》,所居近龙祠,龙女时来听经,一夕遗一明珠,浩不受,珠化为石,以水洗之,有四字曰‘龙宫宝石’,至今存焉。”南图所藏底本、国图所藏清抄本则为:“成都唐高僧智浩常诵《法华经》,所居近龙祠,龙女时来听经,一夕遗一明珠,不受,珠化为石,似石榴,以水洗之,有四字曰‘龙宫宝石’,至今存焉。”将两段加以对比,即发现其中有略不同之处。

此外,在卷三之末,国图所藏刻本当中有《临溪钓隐为太仆少卿祝孟献赋》一诗,而南图所藏底本、国图所藏清抄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中却没有,此亦可证国家图书馆所藏刻本与嘉靖补刻本不同,故此刻本的确为永乐刻本;亦可证北京国图清抄本与《四库全书》本来源相同。

此外,嘉靖补刻本只是在首页题“补刊”二字,每卷卷端并无此二字,故若将首页及书后吴性跋语割去,亦可充作永乐刻本。二书版本的鉴别,只可依靠书中内容不同来确定。

5 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抄本

该书共八卷,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无格。卷首有朱右序、徐一夔序、明永乐元年王达序,卷端钤有“藏真精舍偶得”“群碧楼”“抄本”等印记。

“藏真精舍偶得”乃是康熙乾时期宋筠的藏书印,“群碧楼”“抄本”乃是清末民初藏书家邓邦述藏书印。《群碧楼善本书录》曰:“《全室外集》八卷,四册,明释宗泐撰,抄本,前有朱右序、徐一夔序,又永乐元年王达序,又有乙巳腊日兴公一跋。”^[12]后邓氏因经济原因将书售予“中央研究院”。

书前跋曰:“今岁立春,偶客马林,偕曹能始、林茂之过湖。吴山云居寺有僧寮,闾寂无人,此集在尘埃中,遂拾而归。览其简末,

乃永乐癸卯年抄录者。此物留寺中二百年，一旦屑越而不之重，良为可惜，非余拾得之，必入香积作酱瓿覆也。乙巳腊月立春日，兴公书于浙城旅次。”

徐焞号兴公，为明末福建地区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为红雨楼。此条跋文亦见于徐氏之《红雨楼题跋》，内容与傅斯年图书馆抄本相合，益可证“兴公”为徐焞；唯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书之跋文“马林”在《红雨楼题跋》中作“虎林”，此应是抄本手误。据徐氏跋文可知，该书最初得自吴山云居寺，乃是永乐癸卯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抄本。

“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将徐焞所言的乙巳年定为洪熙元年（1425年），实在是大谬。首先，洪熙元年时徐焞尚未出生，怎能为《全室外集》作跋语？其次，跋文当中已指出，此书为“永乐癸卯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所抄录，留在寺中已经接近二百年，因此此癸卯年并非距离永乐二十一年只有区区数年的洪熙元年。

根据徐焞的生卒年，推断乙巳年应当是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805）。跋语中所言曹能始为曹学佺，林茂之为林古度，在陈庆元的《林古度年表》当中，万历三十三年条下曰：“十二月，客武林，与曹学佺、徐焞过吴山云居寺，有诗。”^[13]正与此条跋语内容相合。

傅斯年图书馆藏善本古籍数位典藏系统提供了该书的书影，遍查全书，序文、诗集正文以及徐焞跋文的笔迹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无红雨楼藏书印，卷末亦无永乐癸卯字样。故此书应是自红雨楼传抄而来，而非徐焞自吴山云居寺所得之原本。

该书无疏文以及补遗，徐焞跋文曰“览其简末，乃永乐癸卯年抄录者”，既然可见卷末所注的时间，故徐氏所见之书并非残卷，乃是完帙，因此永乐癸卯年（永乐二十一年）的抄本亦是只有八卷诗，并无疏文与补遗。在吴性跋文当中，曾提及“遂令僧录道果、住持成霍遍访诸山旧本”，宗泐为明初著名诗僧，推测当时寺院当中，多有宗泐诗集抄本流传，此或为其中之一。

同时，与永乐刻本相比，傅斯年图书馆

藏抄本乐府当中无《昭信曲》，五言律诗中无《窦德远西斋读易诗》《处梦》《石溪渔隐》《过凤翔》，五言律诗中多《到河州》。《到河州》诗不仅永乐刻本所无，嘉靖补刻本当中亦无，可证该书并非出自刻本系统。

6 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程通《贞白斋诗集》

该书为抄本，共三卷，前冠《贞白斋诗集》之名，作者为程通，书号为11270，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朱文长方印，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无格。而该书并非程通诗集，实则为宗泐《全室外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叙程通生平甚明：“通，字彦亨，贞白其斋名也，绩溪人，洪武乙丑贡入太学，庚午举应天乡试。时方遣诸王将兵，因以封建策贡士于廷，通所对称旨，擢第一，授辽府纪善，进左长史。燕王叛后，通上书数千言论战守大计。永乐初，锦衣卫都督纪纲发其事，诏械通诣京师，与二子俱论死，事迹具《明史》本传。”^[14]

《四库全书》收录了程通著作，即《贞白遗稿十卷附显忠录二卷》。但是程通之集并非生前成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后十年，其弟赴荆州，辽王以所图通像及遗稿授之。嘉靖中，党禁渐弛，其从孙长等乃搜访佚篇，哀为六卷，附以辽王并同时诸人赠言及行状、小传等篇，别为四卷。天启中，其裔孙枢及子应阶又集前后建祠请谥之文，为显忠录二卷，附缀于末，即此本也。”^[14]据此可知程通作品乃其亡故之后，后人搜集整理成书，故曰“遗稿”；嘉靖年间第一次成书时，诗集为十卷；天启年间书后又附《显忠录》二卷，但是未闻程通另有诗集。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程通《贞白先生遗稿十卷》”，《八千卷楼书目》著录“《贞白遗稿十卷附显忠录二卷》，明程通撰，嘉庆单刊遗稿本”，上文述及《四库全书》所收的著作为《贞白遗稿十卷附显忠录二卷》。通过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进行检索，程通作品皆名“遗稿”，而非“诗集”，《中国古籍

善本书目》所著录的程通著作亦是如此,可知程通诗集应名为“遗稿”,而非《贞白斋诗集》。且清代有《贞白斋诗集》一书,作者乃是徐介而非程通。

因条件限制,笔者未能见全书书影,只得见一页,内容为《长安道》,与宗泐所作《长安道》内容丝毫不差。

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明人文集联合目录与篇名索引资料库提供了《贞白斋诗集》的全部篇名,将其与《全室外集》对比即可发现,该书只是换了作者、书名,又将《全室外集》内容的次序加以变乱。根据资料库所提供的篇名,该书无《全室外集》续集,无《临清钓隐为太仆少卿祝孟献赋》《怀以仁讲师入观图》《暑夜》《春雪》《秋日钱塘杂兴》《访胡守中不遇》。

上文已提及《四库全书》本无《临清钓隐为太仆少卿祝孟献赋》诗,而抄本恰好亦缺该诗,故抄本应源自嘉靖补刻本或者《四库全书》本。而江南地区有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全室外集》比之嘉靖补刻本更加易得,且该书前并无藏书家私人藏书印,仅有两个公章,可见并非迭经收藏之书,应为清末民初时期所抄,笔者推测抄本来自于《四库全书》本的可能性最高。

7 内阁文库藏日本宽文九年(即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刻本

该书为两卷,卷首只有胡一夔之序,卷上包括了钦和、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下包括了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六言绝句、五言绝句、疏。无朱右、王达之序,无续集,无吴性跋语。《分题龙宫宝石送陈庭学之官成都》诗下小字为“成都唐高僧智浩常颂《法花经》,所居近龙祠,龙女时来听经,一夕遗一明珠,浩不受,珠化为石,似石榴,以水洗之,有四字曰‘龙宫宝石’,至今犹存”,比较接近南图所藏底本和国图清抄本。宽文本卷三亦无《临清钓隐为太仆少卿祝孟献赋》一诗,并且“北边自古防骄虏,瀚海于今属大明”与“一朝白狄无遗种,千里黑松空旧林”两句诗亦未被改动,篇目与嘉靖补刻本基本相

同,故疑该书源自嘉靖补刻本,但是日本翻刻时对内容作了删减,故而少了两序与续集以及书后的跋语。

在宽文本之前,日本已经有五山版《全室外集》流传,笔者未能得见该书。卞东波《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详细描述了五山版的版式:“是书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书口上刻全室集,卷端次行题天台释宗泐季潭。前有徐一夔序,卷一为钦和御制及应制之作,卷二为乐府赞佛乐章,卷三为五言律诗,卷四七言古诗,卷五为五言律诗,卷六为七言律诗,卷七为七言绝句,卷八为六言诗及五言绝句,卷九为疏。”^[14]卞氏将五山版与南京图书馆藏《全室外集》进行了对比,前文已经述及,南图所藏应为嘉靖补刻本,故而卞氏乃是将五山版与嘉靖补刻本进行了比较。与嘉靖补刻本相比,五山版《全室外集》无续集,且前无朱右、王达序,另有一些文字上的不同。卞东波又将五山版与宽文本做了比较,发现除了个别文字不同之外,二者内容几乎相同。则宽文本乃是翻刻了五山版,并将五山版的九卷并为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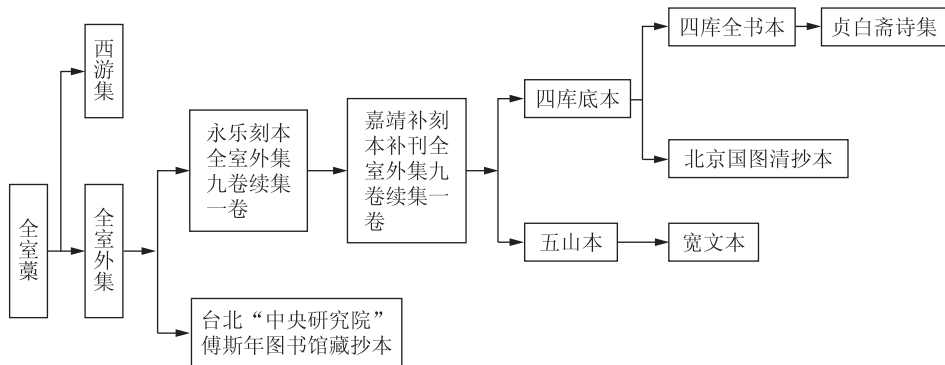
日本佐藤秀孝在《季潭宗泐と《全室和尚语录》——《全室和尚语录》の紹介とその翻刻》一文当中提到,在日本室町时期,《全室外集》有“覆明五山版九卷二册”。卞氏在《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列举了五山版与嘉靖补刻本的不同,笔者根据卞氏所述的文字差异,将之与真正的永乐刻本进行了对比,五山版卷一《钦和御制山居诗赐灵谷寺住持》“刹幢高出众峰颠”句,“颠”字永乐本作“巔”;卷三《奉和刘彦基尊师待相空至》诗题,永乐本无“尊师”二字,其他兹不赘述。五山版与永乐本、嘉靖补刻本皆有不同之处,故而佐藤秀孝所说的五山版为“覆明”本,似为不确,应当为翻刻本。

五山版与宽文本乃是同出一版,而宽文本又源自嘉靖补刻本,故五山版所翻刻的亦是嘉靖补刻本。嘉靖补刻本乃是嘉靖三年时补刊,五山版的翻刻应该在嘉靖三年之后。

综上所述,基本上可以概括出释宗泐《全室外集》的版本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抄本

的作用非常大。吴性的跋语中曾经提到，“遂令僧录道果、住持成霭遍访诸山旧本”，所谓的旧本，应当也包括抄本。宗泐在明初影响非常大，既是禅林领袖，又是著名诗僧，永乐刻本出现之前，宗泐诗歌的流传主要就是依靠抄本。而当时宗泐诗集尚未完全删定，其中也就

保存了不见于刻本《全室外集》的诗歌，例如傅斯年图书馆藏抄本中的《到河州》一诗。抄本当中存在永乐本《全室外集》所没有的诗歌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断定该书乃是源自明初旧抄本，而非抄自刻本系统。今将《全室外集》版本源流图列于文后。



参考文献

- [1] 永瑢,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 陆澐. 佳趣堂书目[M]. 丛书集成续编: 第5册. 台北: 新文丰公司, 1988: 119.
- [3] 朱彝尊. 明诗综[M]. 清代六峰阁版. 东京: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卷九十, 页五.
- [4] 宋褰. 燕石集: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12册[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29.
- [5] 日本·宫纪子. 幻の『全室藁』[J]. 汉字と情报, 2005(10): 4-5.
- [6] 杨士奇. 文渊阁书目: 《丛书集成初编》史部目录类: 第30册[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7] 钱谦益. 列朝诗集: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6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666.
- [8]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55.
- [9] 丁丙. 善本书室藏书志三十卷附录一卷[M]. 光绪

- 二十七年钱塘丁氏雕版, 卷三十五, 页二十八.
- [10] 吴慰祖. 四库采进书目[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60.
- [11] 朱澂. 结一庐书目[M]. 光绪二十八年观古堂刻本, 卷四, 页十.
- [12] 邓邦述. 群碧楼书目. 寒瘦山房藏存善本书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227.
- [13] 陈庆元. 林古度年表[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12): 54.
- [14] 卞东波. 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J]. 文献, 2013(5): 31-32.

孙海桥 女, 西北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2014级博士生。研究方向: 版本目录学、元代文献。E-mail: sunhaiqiao1988@126.com 陕西西安 710127

(收稿日期: 2014-10-13 修回日期: 2015-04-30)